

IRVING STONE COLLECTION



Irving Stone

达尔文传

[美] 欧文·斯通 著
叶笃庄 孙强 冷杉 译

上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RVING STONE COLLECTION



Irving Stone

达尔文传

——起源

[美] 欧文·斯通 著

叶笃庄 孙强 冷杉 译

上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RVING STONE COLLECTION



Irving Stone

达尔文传

——起源

[美] 欧文·斯通 著

叶笃庄 孙强 冷杉 译

下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达尔文传——起源/〔美〕欧文·斯通 (Irving Stone) 著;
叶笃庄等译.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9

(欧文·斯通文集)

ISBN 7-5302-0525-0

I. 达… II. ①斯通… ②叶… III. ①传记小说—美国—现代
②达尔文, C. (1809~1882)—生平事迹 IV. I 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0269 号

欧文·斯通文集

达尔文传

——起源 (上、下)

DAERWENZHUAN——QIYUAN

〔美〕欧文·斯通 著 叶笃庄 孙强 冷杉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1.125 印张 705000 字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5302-0525-0
I·530 定价: 48.00 元

序

董衡巽

欧文·斯通 (Irving Stone, 1903—1989), 美国传记作家, 生于加利福尼亚。他像他的同乡杰克·伦敦一样, 童年生活十分艰难, 先是做报童维持自己的生活, 后来当过推销员、牧童, 替人赶车, 暑假期间去果园做工。读完中学后仍打工, 赶车、站柜台, 在肉食厂、电力厂做临时工等。他读完大学之后, 又获南加州大学经济学硕士, 后去印第安纳大学任教。

他的写作生涯是从写剧本开始的, 以后转向人物传记小说的创作。他一生写了二十五部传记小说, 其中最有名的是《梵高传——对生活的渴求》(1934), 还为杰克·伦敦、尤金·德布斯、米开朗琪罗、弗洛伊德、达尔文等历史文化名人写过传, 在欧美各国很有影响, 我国译过一些, 也很受读者好评。

传记在我国一向归史类著作, 如纪传体史书中的列传和传等。后来传记作家越写越精致、生动, 讲究文学性, 才有“史传文学”之称。对于传记作家来说, 始终面临一个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常常说传记文学既要有历史的真实性, 又要有文学性, 但这毕竟是笼统的说

法，究竟是偏重于前者还是突出后者，其间的幅度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在历史与文学之间究竟有多少度，传记作家是个个不同的。

我国现代传记作家朱东润先生为张居正、陆游等人立传着重史实，他“尽量引用作者的原著，因为传主关于自己的叙述”，“总是比较可靠一些”。（《陆游传》自序）冯至先生为杜甫作传，也“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由于史料的缺乏，空白的地方只好任它空白，不敢用个人的想象加以渲染”。（《杜甫传》前记）他们写的传记以叙事为主，间或有些情景交融的笔墨，也以诗文为证，不敢编造。应该说这是史的写法，但朱、冯两位前辈都是有高度文学修养的作家，朱先生文笔优美酣畅，冯先生风格朴质淡雅，常透出诗的意境，所以是“传记文学”。

国外的传记作家似乎享受的自由度多一些。法国著名传记作家莫洛亚也着重于史实，书中所写事例都凿凿有据，出于传主的书信、诗文或回忆，但同时他在取舍、选择方面有自己的价值取向，用他的话来说，是“以传记人物的眼光去发现世界，从他伟大的一生中突出具有小说情趣的内容”或“抽取富有小说情趣的细节”。（罗新璋：《莫洛亚及其传记文学》）这就是以史实为据，向小说方面靠近，因而人物形象未必全面、完整。在这方面最不受羁绊的是大仲马，对于他来说，“什么是历史？就是钉子。用来挂我的小说”。（张英伦译《玛尔戈王后》译本序）也就是说，历史上的人或事是小说的由头，由此出发任我的想象自由驰骋，挂得上史实的，挂一挂，挂不上的，自己编。

欧文·斯通是什么情况呢？他介乎莫洛亚和大仲马之间，写的是“传记小说”。说他写的是小说，是因为他在史实的基础上虚构人物的对话，渲染人物的内心世界，还常有“尽

管无据可查，然而我相信有可能发生的小插曲”。（《梵高传》附记）最说明问题的是开篇的写法。正式的传记总是追根溯源、发掘宗谱，至少从传主的爷爷奶奶那一辈写起，然后传主呱呱坠地。斯通呢？他喜欢选择传主青少年时代具有戏剧性的生活转折点下笔。例如，《梵高传》开始时传主已经二十一岁，他爱上房东的女儿，也以为她一定爱自己，但碰了壁，他从热烈的初恋跌进失望的深渊，从此离开伦敦，放弃收入稳定的职业，自我“下放”基层，走上“农民画家”的不归路。写弗洛伊德从他二十六岁时开篇，因为那时他虽然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但谋取医学研究工作未成，只好自己开业，由此他从无数临床病例中发现一个前人未曾发现过的“无意识”的世界。斯通写杰克·伦敦倒是从呱呱坠地落笔，这是因为传主的生父是谁对伦敦来说是个谜。这种戏剧性的情节类似莫洛亚的“小说情趣”。

不论是史实传记还是传记小说，一个中心问题是怎么样写好传主，怎么样把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品格、气质、成就传达出来。为了再现传主的精神面貌，斯通在史料上所下的功夫不亚于史传作者。为写好杰克·伦敦，他从伦敦的妻子、亲友那里借来传主手书的笔记、通信、证书、各种文件和原稿；凡是在伦敦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他都一一寻求、采访，从他们那里取得第一手材料。他写《弗洛伊德传》花了六年时间，在这期间，他查阅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考察了弗洛伊德当年踪迹所至的许多地方。

传记作家都有自己的爱好。莫洛亚迷恋“浪漫派作家”，而使斯通醉心的是历史文化名人。他笔下的传主是这样一些精英：在某个文化领域历尽艰辛、坚毅不拔，最后取得不朽成就的人；不顾统治者逼迫利诱，敢于犯上，为大众寻找解

放之路的人；在没有人走过的荒野里披荆斩棘，开出一条艺术道路的人；在漆黑的隧道中寻找尽头，发现微弱光线的人；不怕权威，不顾众人讪笑，勇往直前探索科学真理的人。在《弗洛伊德传》里有这么一段描写：弗洛伊德推开窗户，眺望窗外的景色，那时他刚刚发现人的神经系统里有一个“无意识”的世界，于是他看到的不是丛林与鲜花，而从一扇刚刚撬开的门里看见一个巨大的黑洞，这黑洞究竟有多大、有多深？有多少沟壑山丘？他要经过多少年才能绘制出它的地形地貌？欧文·斯通喜欢写传主这样的精神面貌。

《梵高传》的写作过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斯通是懂得绘画艺术的，一般的绘画对于他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不能令人激动的艺术”，但是看了一次梵高的画展以后，他发现一个由“色彩、阳光和运动组成的骚动不安的世界”，大地、天空、太阳、人、植物、动物……都有生命感，“一切生命的有机成分都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伟大崇高的统一体”。这激发了斯通的创作冲动，于是去研究梵高的生平，但梵高身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除了给他弟弟的一些信件之外没有留下其它书面材料，他只好“肩背旅行袋，走遍了欧洲，住在温森特（即梵高）曾经居住和作画的每一处房屋，跋涉在布拉邦特和法国南部的田野上，寻觅温森特曾经在那里安插画架，把大自然变成不朽艺术的确切地点”。斯通经过这样的亲身体验，才发现梵高的一生是如此悲惨：他经常挨饿，靠喝水度日，有了一点点收入还要去接济比他更困难的人，他进不了上流社会的绘画界，他的画卖不出去，他越画越穷，但越穷越画。他不去迎合时尚，坚持画他所想到的而不是美化他所看到的。他追求生命的运动、起伏和节奏，不管线条是如何粗糙。斯通进入了梵高的内心世界，“深入到了温森特的心灵、思想和灵魂之中”。（《梵高传》导言）

《杰克·伦敦传》也是这样，作者设身处地想伦敦之所想，体验传主的苦难、忧虑和愤怒，从感性上憎恨当时流行文学的平庸与枯萎，从而写出伦敦的光彩、刚健和生机勃勃的创作历程。

从这里可以见出斯通的创作思路。他不想写这些历史名人身后如何辉煌，甚至不多写像《向日葵》《马丁·伊登》等他们的代表作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取得什么样的成就等等。作为艺术家，斯通深深懂得：写人的成功，最能打动读者的不是结果，而是追求和探索的过程。

独木不成林。写一个艺术家或者政治家，不能孤立地写他一个人，而是要写出以传主为中心的世界。所以，“立主脑”之后还必须“密针线”。斯通阅读传主的书面材料之后，一定要采访在传主一生中起过作用的人，走遍传主到过的地方，对周围的环境进行考察等等。这就是以感性知识去构建和充实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从中心人物的人际关系中，从他如何对待各种各样事件的态度中，表现传主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

斯通在写梵高的同时也描写了高更、修拉、塞尚和劳特累克。这些开创一代画风的印象派画家个个标新立异，一个人一个脾气，有的执著，有的随和，有的冷静，有的疯狂，尤其是高更同梵高永无休止的争吵和互爱互助的情谊，透出艺术家们不同的个性。在斯通的笔下，传主周围的人不是只起道具作用的配角，而是有生命、有个性的人物。

在主人公活动的背景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斯通现实主义小说逼真的细节描写。比如比利时煤矿工人对梵高（当时是牧师）的诉说：

在博里纳日我们连奴隶都不如，我们是牲口。早上三点钟我们就从马卡塞下井了，中间吃饭的时间只有十五分钟，然后就一直干到下午四点钟。地底下又黑又热，先生，我们不得不光着身子干活，空气里又充满煤尘和毒瓦斯，我们都没法呼吸！人们在矿床上挖煤时连站起身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跪在那里，弯着身子干。我们这里不分男孩女孩都是从八九岁就开始下井，不满二十岁就开始发烧，害上了肺病。要是没有死于瓦斯爆炸或罐笼事故，我们可以活到四十岁，然后便死于肺结核病！

梵高亲耳听到过瓦斯爆炸，但矿工们和他们的家属关心的不是被压在矿井底下的死者，而是煤矿因此开不了工，活着的人面临饿死的危险。这种自卑的草民心理引起梵高的同情和悲愤。像这样的细节、这样的生活背景都成了梵高世界的一部分，铸成他终生关怀穷人、为穷人而画的生活目标，是把他推向辉煌的生活基础。这说明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与中心人物之间的有机的互动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传记小说家，欧文·斯通有他的局限性。他奉行“只述不评”的创作原则，所以在他的作品里，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平民意识和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适者生存哲学……都可以和平共处，作者不加剖析，只要传主信奉的，作者一概肯定，这有时给人一种混杂的感觉。还有，传主当时认为是先进的、超前的科学，在今天看是不科学或者落伍了。这当然是科学发展的缘故，不能苛求斯通。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这次推出的《欧文·斯通文集》包

括十部重要的传记小说。因为这些小说的内容涉及政治、法律、历史、科学、医学、文学艺术等多方面内容，编辑部力求在各方面专家或内行人中组织译稿。他们对译文的要求不只是准确，还要求通畅、生动，所以这是一套高质量的传记丛书，能够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我相信中国读者读了这些历史名人的传记，不只可以得到艺术的享受，还可能在思想境界上取得一点升华。只有站在这些文化名人的高度，才能对比、看清我们今天的现实，从而奋起直追，去攀登科学、文化的高峰。

这套文集的出版对我国创作界也不无镜鉴作用。中国是文明古国，历史名人无计其数，尤其是近代以降史料增多，为作家们发挥想象铺下了坚实的地基。那些在政治、科技、教育、文学、艺术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历史文化名人期待着作家们再现他们当年的辉煌。

献 给
我濡沫多年的妻子、
编辑、伙伴与朋友
琼·斯通

良心是自家的屋宇，它可以化地狱作天堂，也可以化天堂作地狱。

——弥尔顿《失乐园》^①

书是伟大的天才人物留给人类的遗产，世代相传，作为赠给尚未出生的后代的礼物。

——约瑟夫·艾迪生《旁观者》

如果我能再活二十年，并且能够工作，我多么想修改一下《物种起源》，而且我在所有方面的观点也多么应该加以修改啊！不过，这总是一个开始，多少也是一点收获……

——查理·达尔文对约瑟夫·胡克说的话，1869年

作为想象力制造的产物，小说虽然地位不很高，却多年来对我一直是极好的消遣，我常常为所有的小说家们祝福。我听人朗读了大量的小说，如果是中等水平的，而且如果是结局不悲惨的，我都喜欢。应该通过一项法律来禁止结局悲惨的小说。按照我

① 采用傅东华先生所译《失乐园》译文。译注，下同。

的兴趣，一部小说中除非写进了某个能以全部身心去爱的人，就不算第一流作品；如果其中写进了一个漂亮温柔的女人，那就更妙了。

——查理·达尔文《自传》1876年

欧文·斯通介绍

所有十分了解欧文·斯通及其著作的人们都坚持认为的主要事实，是他作为传记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在业务上的诚实性。正如玛格丽特·尤塞纳在她所写的《哈德良回忆录》一书附言中所说，历史有它的规律性，诗或依靠想象而成的写作也有它的规律性，“这两方面并不一定是不和谐的”。欧文·斯通相信，在一位有良心的作家手中，这两方面完全是和谐的。

他既写传统式的传记——如《尤塞纳小姐》、《罗伯特·葛雷夫斯》、《凯瑟琳·德林克尔·鲍恩》——也写含有想象细节的传记。在像关于杰克·伦敦（《马背上的水手》）、克劳伦斯·丹诺（《辩护大师丹诺》）的那些书中，他审慎地限定只使用证据确凿的事实和直接推理。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如《梵高传》（温森特·梵高）、《不朽的妻子》（杰西·本顿·弗里蒙特）、《总统之恋》（雷切尔·杰克逊），以及在他的后期著作中，如《那些爱着的人们》（阿碧盖尔·亚当斯）、《弗洛伊德传》，他用有控制的想象来填补某些间隙，但谨慎地不超越合理的推测，也不改变历史的真实。

欧文·斯通所依据的这些准则，要求艰辛的研究和审慎的编写，只有他的挚友才能理解到这一点。他不遗余力地工作，就像麦考莱那样，为了一件准确的事实不惜旅行几千英

里。他相信使用一些想象会使他写的人物更富有人性，但当德布斯在联邦监狱被判十年徒刑时，为了对德布斯的和平主义作出恰如其分的衡量，他却同五十个人进行过谈话（《议会中的敌手》）。他懂得如何渲染他的描述，但他还翻阅了大量旧报纸，以查明当玛丽·托德在少女时期沿着肯塔基州的利克辛登市一条街行走的时候，这条街是什么样子（《林肯夫妇》）。

这样，他用上了在加州大学赫伯特·尤金·博尔登指导下学习的历史学规范，他1923年毕业于该校。杰克·伦敦曾评价安娜·斯特兰斯基为“闪亮的灵魂”，我听她说过，斯通以孜孜不倦的精神把她所能说出的有关杰克·伦敦的一切汲取净尽。我在别处还听说他在准备写林肯夫妇在白宫时，坚持要弄清楚他们布置二楼的详细计划。谁也不知道，甚至白宫建筑物专家威廉·亚当斯·德拉诺也一无所知。隔墙被移动过，改变了面积，安装了新设备。然而欧文·斯通感到他必须弄清楚威莉·林肯去世时所在的那间客厅的大小和外貌，还必须弄清楚林肯被战争重担压得直不起腰的时候来往踱步的那个门厅。最后，他征集回忆录、信件、报纸以及其他原始材料，据此他绘出了他认为准确的当时大厦的图样，以便能把它形象化而不必担心搞错。

欧文·斯通对于完全依靠自己的笔而成为文学家感到自豪。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勤奋而小心翼翼地使他的工作按部就班地进行。他上午九时以前开始工作。无论灵感来了与否，他都坐在桌子前，因为他知道耐心的努力就会引起灵感，到那时，正如他说的，“我在那里”。吃完一顿清淡的午餐后，稍做散步或游泳，他又回到工作室，一直到六点。

成功逐渐来到了；斯通夫妇抚养两个小孩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同大多数家庭是一样的。直到他写那部西部历史《可以

同高山相比的人们》，他才第一次能够雇用一个专职的研究助理。在意大利，为了写那部《弗洛伊德传》，他需要处理搜集到的有关米开朗琪罗的堆积如山的材料；这些材料有意大利文、法文、德文和拉丁文，所以他势必大量雇用专业助手才行。

欧文·斯通特别高兴的是，他看到了最后的成功以两种方式的到来。他写的《梵高传》一书（已被译成六十种语言）大概比任何一本书都更好地打破了印象派绘画欣赏和后印象派绘画欣赏之间的障碍。无论艺术工作者或业余爱好者都表示了不同形式的感激。

同时，他看到了丰富的证据，证明他有关历史人物的著作使成千上万读者对过去产生了生动的印象，别的方法都不及他的书能够如此生动有力地打动读者的心。

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历史终身教授

艾伦·内文斯